



賜餘堂集卷十三

晉陵吳中行子道著

墓誌銘

毛母陳孺人墓誌銘



萬曆十一年二月予從田間 詔起裝行而予妻之
母陳孺人春秋八十高病矣彌留牀蓐若俟予爲之
訣者予至則于眩瞶中屬以目久之不能語握其女
之手淹淹丙夜不忍釋會迫于 王程祖道強而別
而予妻則大哀慟謂女之嫁也惟夫之是從乃至爲
絕裾叱馭耶旣旬日渡江涉淮而孺人之計至沃絮

馳文命予兒往哭之而不以聞予妻重傷其心也越
明年孺人之子中孚等緘書走使于京師以其叔復
古公狀徵銘曰吾父母藉子爲閥閱光又辱子之父
兄世世姻婭好也昔吾父之藏而兄太史公銘之子
今銘吾母矣予因憶受室時孺人以積疴久痿初執
子婚禮起居帷帳外十數載乃起而愈老愈益康瀕
危復安愉志長世享子孫孝養躋耄耋而後以令終
謂非天之相之耶其徽懿足稱素所習而闡揚以圖
不朽將誰諉哉卽不狀予能銘者卽不徵銘予亦不
能無言者孺人陳姓家世荆谿葉塘里古靈先生之
裔也父銅峰翁母吳氏生而育于叔父國峯翁叔母
潘氏及笄歸學古翁諱誠者古菴先生之季子二古
先生吾鄉先哲沒而祭于瞽宗者也古菴先生謝諫
垣里居而姑陸嗣姑單遞下世先生性嚴意鮮當又
清白勤嗇教于家兢兢禮法孺人則屏絕華曼御荆
布拮据從事以承先生之懽先生謂吾季姒賢雖富
室女乎足勝儒門婦矣至相學古翁守三年喪供四
時祠墓之祀慎終追遠志物踰力以爲悅而無違禮
學古翁仲兄之子爲伯兄後適天次當及孺人力贊
翁辭焉其眎千金之產泊如也翁之里多懷謖舞智

攜秘構煽至以訟窘翁翁時爲諸生有文譽恂恂儒者重爲所驛騷久之始得白會有故人都要津念古菴先生當代名賢骨未寒而子且遭侮將甘心以快讐者孺人則力贊翁忘焉其眎一朝之忿亦泊如也里有負責者請以膏腴地償翁翁往履之見其人解衣質午殮爲供翁閔然曰傷哉而之貧也吾不忍履而田矣歸而語孺人孺人曰盍返其券乎所以相學古翁德者非一翁或剛則克以溫翁或弛則濟以嚴家僮婢數十百指男服農女服酒漿絲枲綜覈密而霑逮恩卹闡內外操作無敢怠靜而理也學古翁逾

艾捐館舍孺人則稱未亡人者二十餘年其任家政愈肅其以義方督諸子若孫愈益謹惟過佚前人光是懼三族諸姻家伏臘脯修問遺之使趾相錯于道孺人悉厚爲報施無所闕失而尤厚于父母之族暨其叔父母拊育者之家昆弟中有與學古翁微卻而竟忘其姊者孺人謂于所厚者薄渠自薄耳本支同氣我何忍不厚乎老無改其未嫁時方音而稱述枌榆故昔事源源本本恒津津弗置也古菴先生置義莊周族之貧者歲大侵所入者弗給孺人顧冢子中孚曰若王父意謂何而令若輩枵腹乎請益之美粟

鄉有餓者徙就食則爲饘粥全活之所費凡若干族子泰以貧甚鬻其妻孺人顧冢子中孚曰此非若王父之脉乎無妻則無子而忍見其一綫斬也出貲贖之還因得嗣續所費凡若干歲辛亥水被其鄉民病涉孺人復顧冢子中孚曰若未得仕而舟楫于時也苟存心濟物可矣亟捐橐中金爲造梁爲治塗爲置亂河壩輒出涉者脛于水中所費凡若干孺人治生勤業故用織起而矜獨恤惇則孜孜若惘在躬者其施與利濟好行其德而不倦乃爾至其端重寡言笑與學古翁白首相莊而諸子女斤斤胥化而嚴事之

一嘖一語無妄發者進止拜起周旋矩矱子姓戚屬以尊禮見者孺人爲北面以卑禮見者孺人爲南面以抗禮見者孺人爲東西面卽倉卒弗踰只尺人嘖嘖謂毛母閑于禮真稱女丈夫哉先是丁丑予以抗疏忤柄臣杖于廷削籍還里禍且虞不測以親愛之道來者亦不難貶謫而孺人則慰勞之曰此吾家先黃門所欲爲者乃屬之壻乎九原有知爲子一解頤矣至温綸賜環已曠曠猶喜見顏色喜其伸故節効明時也孺人慷慨識大體豈婉孌笄黛者流幼甚慧讀劉向班昭諸書知其指及長間常說古閨史雜

禪官家語至淑節偉行輒激烈嘆羨之不皇而卽以
之教諸子女令砥礪以古賢良爲楷則其不以予爲
狂愚而慰勞之者宜也則其女能奉母之教成予之
志共顛隳而無閔怨者亦宜也諸子咸彬彬孝友世
其家而冢子中孚馴謹篤至事孺人色養頤指數十
年如一日問安視膳依依孺子慕而孺人甚安之或
浹旬有事他所母寢食弗甘而子心動矣母其鄭陶
之範乎而子且庶幾哉石建徐孝肅之風也古菴先
生講明聖賢之學德模禮教觀刑于其家者久矣是
母是子非其効哉孺人病而中孚等祈請調解無遺

力竟以年至不任治而卒卒于萬曆十一年二月二
十七日距其生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得壽八
十子五人中孚其長也娶董氏繼娶束氏次中順娶
吳氏次中學娶孫氏次中孝娶吳氏俱郡邑庠生幼
中淳太學生娶鄒氏女四長適楊文成太學生次適
周之才幼適賀學禮壬午舉人而予妻則孺人第三
女也先大夫寓菴府君嘗一再侍古菴先生與學古
翁善而至語及孺人尤所敬者故願附以肺腑之親
云孫男十三人應徵應瑞應巖應岱孚出應嵩應嶽
順出應辰應庚應慶學出應啟應喜孝出應桂應未

淳出孫女十五人曾孫男四人曾孫女八人中孚等
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啟學古翁之兆而合葬焉禮也
墓在陳官邨祖塋之次其季壻中行謹誌而系之銘
銘曰二古肇家兩姓之宗生斯歸斯孝敬是共懿行
在閩闡幽名融深德在鄉食報祉隆我銘斯兆可樹
可封克昌乃胤永寧其宮

節淑毛母王氏墓誌銘

夫笄黛者流具純懿之節範禮秉義善始令終于女
行母儀庶幾無悖盥馬寧獨其性然哉其所繇來夫
亦得于教者爾也正德間毘陵有毛黃門古菴先生

者以諫議名于朝以德學重于時而以躬之所迪

者教于家故其子姓帷幃之屬咸戢戢雍雍秩如也
如陸單二孺人事具先生自爲誌今母者文學復古
君諧之生母古菴先生之副室也予爲毛氏壻視母
則爲大母行歲戊寅母卒而予時以言事被罪編戶
還里復古君圖所以不朽其母者手錄狀視予曰母
姓王祖某父某世居郡之東門里及笄歸先公嫡母
陸孺人蚤下世繼嫡母單孺人性嚴鮮所當見吾母
則喜曰夫姬也是靜莊有儀婉孌勝婦者也亡何單
孺人疾革囑先公曰中饋事屬之新娶者足矣矧有

諸婦在于是母與諸兄婦操作拮据從事于絰紉饗餐賓祀饗燕之政至井臼飽錫滌浣之役悉躬自勞苦先公性更嚴其所擘畫卒具辦無不如先公指者先公背棄時孤諧財五齡耳母哀毀不欲生既而復飲泣忍死曰爲先君子死也者則死之爲先君子之遺孤生也者則生之乃屏飾斷葷矢天日自誓靡他娶婦孤兒形影晨夕旣困窶又遘歲屢侵饘粥且弗給辛楚備嘗而更爲人所齟齬母怡然安之若兒之懈于修一言一動弗恪弗莊則潛然語曰兒先君子孽子也諸嫡兄皆賢兒獨不肖乎且而母強顏稱未

亡人于世者何爲哉顧加譙訶至憂憤糜食凡師友脯修鉛槧之需恒脫簪珥佐其費處族戚之內外親疎各有禮而尤厚于陸單二孺人之戚母則曰二孺人所不忘情者伏臘問遺使無異于二孺人之存之日也族有孤子女先公業爲撫育之母則曰是先君子所嘗軫念者卒爲之嫁娶使無異于先君子之存之日也歲時迎養趙外母于家且爲之經營殮藏而斗粟尺帛黽勉有亡以周其弟姪之匱乏母則曰是我所當私卹者然終無敢加于二孺人之戚與族之孤子女之家也見以丙午歲娶婦禮成母則呼兒泣

見以壬子歲補弟子員報至母則復呼兒泣曰見幸
受室又幸游庠校宜喜而顧悲者痛先君子不及見
兒婚與未嘗教兒學爾兒以文蹶數見黜于鄉闈母
未嘗愠兒忝以行優數見獎于督學觀風使者母亦
未嘗喜曰得失有時名實難副兒惟修其可勉者以
俟其不可強者而已郡縣諸文學稱述母之節上之
郡侯應城李公嗣上閩之施公二公嘗一再舉諧之
行者曰不知其母昧其子今乃知子之固有母也東
帛遣使禮于廬因署其牘云持身端潔婦道克全教
子勤劬母儀足範歷艱難而清節愈勵垂衰暮而雅

志彌堅復上之憲臺李公將以疏

聞母謂兒曰今

甲旌婦節稽其歲年爲之制我三十始失而父而敢
隱年以干盛典哉事遂寢頃母疾大漸執兒手曰吾
兒庶乎彊爲善矣今而後我可以復而父于地下惟
兒食指繁負責無以償爲慮言訖目瞑按狀所錄如
此質之予所聽覩者語不誣也乃復古君謂予曰諧
不孝上之不能立身顯名以揚吾母之節次之又
不能操竒贏以勤晉起家而貽吾母憂吾將奚以解也
茲藉以垂無疆而慰罔極者敢徼惠于子矣予惟絃
歌誦習之教不設于閨闈而士以冠裳禮樂名且多

賸防斃常者乃女婦矢志飭躬克全其性以遜于倫
也可不謂難哉古菴先生篤行慎履家人嗃嗃稱嚴
君焉則母之耳目所濡染無非教者予不及見先生
猶及見先生之遺風遐軌于母也母爲副室者凡十
有三年爲婺婦者凡四十有四年茹貧攻苦甘荼支
憊其幽憂隱痛盖有甚弗堪者卒之不二心于生死
存亡而完皎皎之節顧以不應格不旌復古君所以
嗷嗷悒快于衷而不能已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予
則謂母之事它可畧也特論著其大者因僭爲之私
謚曰節淑云母生于正德乙丑十二月二十一日卒

于萬曆戊寅七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四以卒之年
某月某日附葬于古菴先生陸單二孺人之次稍後
子一卽諧也娶葉氏紹興府通判誠齋葉公金女孫
男五中士娶李氏河南道監察御史巽陽李公世臣
女次中聲娶王氏邑庠生少南王公業女次中吉次
中懿聘郡庠生鳳麓楊公應文女次中壹孫女一曾
孫男女各一銘曰其生也匪云正位得陪體乎君子
親挹其芳其死也匪云同穴得附臯乎君子永偕厥
藏樹節足表遺芬彌長存孤克肖後胤寢昌斯石可
泐繫母不亡

毛母徐孺人墓誌銘

毛黃門古菴先生以理學名于世以忠直著于朝而以禮法範于其家也尤斤斤焉故其子姓之逮事先生者孝謹敦睦皆循循好禮尚義而淑儷哲媛內行壺則亦多足稱數云予之妻先生之孫也知毛氏莫稔于予故記載毛氏之懿媿尤莫宜于予予嚮者嘗誌妻母陳孺人而銘之嘗誌妻大庶母王孺人而銘之乃今于中允君之請而誌徐孺人也蓋予于毛氏婦所爲藉手鐫石者再而今且三矣按狀孺人姓徐氏父代州吏目玉峰翁母楊氏生孺人笄而歸懷

古公事古菴先生姑陸繼姑單遞謝世先生攝內外政甚肅鮮所當意者孺人恭謹修愉婉而以婦職佐之稱靜理懷古公爲諸生有文篤學自勵孺人淑慎習勤苦而以女紅佐之更稱辛楚旣懷古公入太學走上國孺人代爲政力紡績身耒耜以嗇起家以勤先臧獲井井如也懷古公處人或峻而孺人務以和解之懷古公馭婢僕或嚴而孺人務以慈濟之委婉調護又閭閻如也會先生捐館而懷古公亦屢困于場屋中年迫徭役居邑邑不自怡快孺人益日夜拮据率力指以供其食指弗敢以燕請也衣襲其龕敝

者食甘其菲者弗敢以華腴適也用是絜銖積絲業
漸起益漸斥旁產而懷古公復捐館孺人乃洗鉛華
闔戶垂幌稱未亡人而食淡攻苦甚于少壯時課督
諸子則恒以蕩世業墮家聲是懼諸子無不奮勵任
儒者卽未竟儒者咸兢兢自守繼嗇經營罔越尺寸
底于成立靡非孺人教也孺人爲毛氏婦而母者六
十年春秋高當頤指使矣而絲枲不去手食不重肉
諸子或跽而進三簋製一衣卻不御曰天固忌盈人
宜惜福我自貫此非而曹所知也或跽而勸其少休
曰兒憊我耶我嚙夫擘纊尚健且勞我所習耳若于
施予族黨問遺父母家趾相錯迨老不休歲伏臘有
事于宗祠必精必腆又時時飭中饋代諸子供賓客
取咄嗟辨師尼巫媼以祈禱歆之輒謝弗許曰廟享
豐潔賓醴鮮髓我職也若臾佛媚神我弗能也嗚呼
若孺人者女而孝婦而恭母而慈妻而順壽考長世
令終全歸庶幾集五福備四德從三而終一矣殆無
忝于古菴先生之家者哉先生之範于家者遠矣逮
事先生者旣祗適之其不及事先生者亦紹聞之孝
謹敦睦之風永勿替焉斯其爲孺人之意乎予因誌
孺人而又推孺人之意以示爲毛氏裔者孺人生于

正德庚午五月十三日卒于萬曆辛卯十月十七日
享年八十有二子四人長中允儒官娶王氏次中元
娶華氏繼娶唐氏張氏中亮太醫院吏目娶吳氏次
中覺蚤世娶鄒氏女二人長適無錫秦燦邑庠生次
適同邑趙誠孫男十人應儀應位允出應騏應驥應
酉應亥應寅元出應圖應書亮出鳳翔覺出孫女九
人曾孫男一人卜癸巳年四月二十五日啟懷古公
之藏與孺人合而窆焉實陳官邨祖塋之次銘曰母
之歸也舅姑是宗而藏也祔兆于其封母之生也夫
子是從而沒也陪體于其宮壺範不朽婦職克終其
爾子爾孫念爾祖遺風而慰爾母于無窮

太學生存菴楊君暨配毛孺人合葬墓誌銘

蓋吾邑之東南里有前黃楊氏云系出伯起後以避
地徙自關西五傳而至守菴公圻以武畧將軍隸鎮
江衛生百山公鍾以奉訓大夫知賓州配諸氏封孺
人生子五人存菴君其仲也楊氏起家甲第貲力雄
長一邑胃脯洒削庶幾乎鍾鳴鼎食比素封稱望族
迨中葉業且式微日廢箸斥產久之益負責蒙逋而
闕閱徒存踐更爲累然餘風積習子孫猶以媮衣鮮
食侈溢相矜漸至流離存菴君生斯時居斯里紹明

詩書之緒欲稍擱立于頽靡之中亦甚難矣予之妻與存菴君之妻兄弟也弱冠受室與君同爲郡諸生亡何予登第而君屢試屢不售乃入貲升上舍卒業南雍薄游京東論交稷下四方友以郭泰田邑視君矣君材故敏度復踈朗宕逸嫻于文翰工詩更善字字摹晉人詩亦法唐律至博士家言則不屑意繩矩而俛首帖括也負雋抱竒以故卒不售及予被編譴請休沐服官什一歸田什九則與君恒朝夕君去懸一榻以待君至未嘗不數日留相眎莫逆也君素饒酒量又閑于酒德嗣宗欲澆塊磊佛大冀親形神今

雨來朋春風布席剪燭裁句刻羽飛觴足傾四座飲一石而醉二三靡不爲之陶然酪者彷彿于荷鍾蠟屐者流至其敦倫篤履質行淳備又斤斤毋敢踰閑越趾事百山公暨諸母務致甘毳洗腆凡供具宴饗修其色而進之故百山公暨諸母白首長世安其養甚懼縣大夫某設鉅筭之術告訐驛騷挾讐修郟者中百山公就繫君大恚曰父辱子死耳請以身代請室以義譙縣大夫縣大夫慚事乃白友愛兄弟一壺餐晨昏徵逐怡如也又肅然或恃以緩急不復爾我助兄以貲脫弟于難卽傾橐倒篋曰此吾在原之誼

耳至親友族黨間賑窮調乏慷慨好義不侵爲然諾
蓋不自知其罄懸而壁徒立也然攻苦茹辛量入積
出躬井日之勞操竒羸之息以佐君者毛孺人之力
是藉焉孺人大父黃門翁父學古翁鄉之典刑世其
禮教而孺人又質慧才淑識大體克勤小物有所擘
畫寧辨母訥有所酬酢寧豐母嗇蓋其性務勝人耻
不若人存菴君日以詩酒自怡悅一切公私之需勾
稽督迫戶外屢常滿心計身勞胼胝拮据孺人悉任
之不足出諸簪珥不足則出諸播獲又不足則出諸
機杼存菴君奉親奉賓客第問婦牀頭索斗酒盃蔬
耳孺人則黽勉有亡取願指以辦而更掩覆于君懼
君之傷其志也君四十尚艱于孺人擇宜子者爲
貳室旣孺人舉一子而貳室生二女則夷其子女無
異視蓋孺人爲楊氏掌故四十年至孺人卒而後存
菴君始知有貧也而後存菴君之子始知無所恃也
鰥父弱子煢然在疚者三年君愈邑邑不自得遂邁
痰眩之疾語澁足蹇復有齟齬其孤而侮之者泫然
泣謂其子曰我生猶死也我死其如爾孤何蓋惻然
傷之矣疾愈痼卒因以不起嗟哉君豪舉遐思而以
拂意終毛孺人勤行力作倬有丈夫風而以賈志洵

也予與君最善而予妻與毛孺人又最善故悼其亡也涕匪無從而委以志也辭所不獲矣君生于某年某月某日銘曰是夫也世德足以亢宗功而家屢空是婦也材足以相夫躬而志卒窮坦而歸順而依其偕卽安于斯宮

敕封諸太安人蔣母墓誌銘

萬曆五年宜興蔣君瑞卿成進士守制居里予則以是年言事編戶君操一葦走二舍而遠相勞苦于創楚蓬藿中義甚高也今旣十年浮沉凡幾易矣予從講帷請假君則以南計曹郎絳吏議歸因得奉母之

終焉乃手次第母之狀謁予曰某不肖馳驅在事不能朝夕承顏爲母懽狂直忤時不能明哲保名爲母榮今也謝靡鹽之勞釋不遑之嘆方與弟明卿斥旁畝構別室將營菟裘母子老焉幸而伸愛日之忱何不幸而遽懼終天之戚也所以爲吾母不朽計而塞不肖無涯之痛者其太史氏之言乎予謝不敢而又辭不獲遂受狀而誌之母諸氏爲淞之諸暨人其先出諸越大夫之系元末以避兵徙宜興者母之八世祖也母以子貴今稱太安人云父諱倫配凌氏生太安人在髫髻中婉淑有令儀父母甚竒之曰吾女女

耳藉男也當大吾門爲之擇其偶者得封主事思萱公而字之及歸年十七惟舅惠齋翁在養太安人嚴事之問安否具膳進羞務當意甚謹因主事公念兩姊遠在金淵伏臘餽遺至垂老弗替主事公少任俠跡施負慷慨之氣好游又好客不問家人產產坐以旁落且謂閫以內有婦足任不以貧故損其結客志也每游經旬月乃返返則與所游客偕來席門繩樞長者轍恒滿太安人脫簪珥具芻秣以餉僕馬黽勉有亡益不以貧故恡其結客資也常從屏間竊窺則私喜曰夫夫也世所稱賢豪客者非耶夫而執御吾

其紉轡乎主事公初年重然諾輕財挾義家故貧而太安人則以儉佐其施中年折節務本業課耕課讀規其出納而督過之家漸饒裕而太安人則以寬濟其嚴年二十四生長子瑞卿幼慧善屬文主事公謂是兒千里駒何難一第至三試有司輒不利輒爲不懌太安人則婉辭解之曰此豈菟罪乎士之遇固自有時也嗣生次子明卿甫入小學主事公又謂吾一兒以經術悞何容再悞太安人則正色語之曰此豈經術悞乎士之業固其所當爲也然以付阿兄耳母爲累若翁矣兩兄弟自相師友日淬勵于學以成名

蓋太安人從史之力焉主事公捐館舍之後兄弟聚廬而處合爨而殮不爲蓄迄無間言至衡其臧獲而任之男服農女服紅耳攝頤使率其力指以供食指肅如也而又雍如蓋太安人綜理之政焉瑞卿偕計吏舉禮闈于邸里不及奉主事公之終太安人哀痛恹恹中強起治含歛誠其次子曰徒慟何爲者附于身必誠必信勿貽而兄他日憾耳萬曆十年上 兩宮徽號得 覃恩大典瑞卿製冠帔以進并焚黃于主事公之墓太安人曰兒登榜之春若翁就木日也天乎胡不令湏臾無死以見之今一紙安用及九泉

乎老婦未亡人耳泫然悲也太安人性至沉靜寡言咲卽終身未嘗見齒處諸媼戚誠篤周慎無飾詞而夷其子婦婿女更無昵愛有鳴鳩均平之風至于慈煦拊摩自離襁褓以迄成立卽一指呵彈一語咀詈不忍加也若太安人者寧詎爲婦足任哉蓋其爲母永足式矣乃兩兄弟之痛各有不可解于心者兄以色養未終爲悃弟以祿養未遂爲耻茲孝子不匱之思哉嗟嗟是母是子可誌也太安人生于正德癸酉某月某日卒于萬曆丁亥某月某日距其生癸酉者一週加十五年而卒子女某某某月某日啟主事公

之兆而合葬焉銘曰疇爲而之儷相而成夫志以赴
于義疇爲而之嗣教而毓子器以聞于世婦職有終
母儀無替永媿所從克昌厥裔

張母賈孺人墓誌銘

予自束髮受書先大夫則爲之擇所從游者遂與張
氏二伯仲同師事家塾先生而都事見筠公又時時
過先大夫雅相善予故奕世交也諗聞張母賈孺人
之行甚悉歲甲戌予請告還里山乃孺人襄事有期
矣諸子奉都事公之命以履謙所爲狀來徵銘謂
予曰謙等辱交于子有世誼又史職也子其銘吾母

庶幾哉可以闡幽垂信已予則烏忍辭謹按狀序次
之云孺人姓賈氏處士石溪公之女其大父靜軒公
爲荊州別駕本右族而今憲副董公姑則孺人母也
孺人生而端靖具女德石溪公最愛憐之慎于擇配
及笄猶未字時都事公爲諸生文日益有名初娶于
劉居無何劉卒嗣議婚于賈而憲副董公業與都事
公習又從臾其間遂得委禽焉都事公王父聽泉公
起家儒官故食貧而筠山公承之貲產僅足給饘粥
孺人之歸于張也逮事筠山公暨姑楊孺人楊孺人
性嚴鮮所當意者顧獨謂孺人賢闡以內凡縫紉糴

養滌澹若伏臘享祀賓燕率躬親操作夙夜拮据罔
敢懈都事公黽勉問學歲時以授經就外館孺人則
仡仡勤婦職一切事不以關撓而生業亦稍稍饒裕
以故得壹志肆力于文嘉靖丁酉領鄉薦都事公雖
寡與慎交而一時名碩輩相徵逐甚懼至則淹留移
晷孺人爲供具必腆必潔遇臧獲有恩待諸姻黨戚
屬悉有禮丈夫子五人都事公最善訓督之而孺人
則以義方慈誨贊其成不少假借故諸子績文種學
咸克自砥勵伯子謙早游庠校每試輒在高等仲子
中中嘉靖丁卯鄉試彬彬盛矣而都事公則屢上春

官不第或以謁選勸公公謀之孺人孺人曰祿養有
爲親計者親弗逮矣卽仕無庸也且君性亢直必不
習浮湛澆忍態藉第令有以意氣相加者君則安能
俯仰人耶乃欲爲未竟之志于諸子乎屬之耳都事
公唯唯歲戊辰率仲子偕計行遂䟽授南京都察院
都事浩然歸視世之沾漶沉酣于名利卽垂暮猶戀
戀不忍舍者澹如也及季子和中隆慶庚午鄉試報
至孺人則忻忻喜旣戒諭之曰汝兄弟幸兩舉秋闈
卽而父斬一第于春官然祖宗積累茲惟艱矣汝其
圖所以自樹者顯揚光大之業汝兄弟尚勉哉幼兒

履道甫弱冠尤篤于嚮往聞母言又見諸兄皆成立
愈益自淬勵築室鍵關攻苦發憤因勞憊成疾竟不
起時孺人以憂惶在牀褥家人諱不令孺人知卒聞
之亦竟不起相越僅五日見奉母之教以勞憊亡母
則傷子之天以悲盡亡死等耳死如孺人之爲母若
子也痛哉矧婦道母儀一一中矩矧始而其舅姑宜
之曰是能婉約惠順吾得吾婦也如孝子也旣而都
事公稱之曰是能綜理經營于內以佐吾所不及吾
得吾妻也如良友也今諸遺孤哀慕之曰吾母之撫
育吾也愛而知勞慈而不弛其教吾失吾母也如失

嚴師也具善完懿殆足語閨闈楷範孺人其可謂賢
也已諸子咸趾美好修將策足高衢嚮用方始顯榮
當未艾乃孺人則不少延以待也嗚呼悲哉孺人生
于正德丙子年正月十二日卒于隆慶壬申年九月
十五日享年五十七子男五履謙郡庠廩生娶紹興
府通判葉公金女履中舉人娶苑馬寺少卿周公仕
女南京戶部尚書襄敏公金孫女履順邑庠生娶江
陰太學生徐君衍嘉女履和舉人娶舉人王公敬之
女履道聘江西布政無錫秦公夔曾孫女未娶而殤
都事公以成人禮葬于法亦得書女一適浙江副使

董公士弘孫郡庠生董君言書子邑庠生應朝孫男
七正義娶邑庠生王君業女敬義聘無錫邑庠生邵
君秉忠女餘俱幼未聘孫女三一受舉人王公曾可
孫太學生徵賢聘一受宜興南京戶部侍郎雲山曹
公三暘孫國子監博士公司勲子福孫聘餘俱幼未
字卜萬曆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黃塘之原銘曰
既均其匹式燕厥宗匪嘻匪嗚曷敬曷從維子克俊
振振以融發祥綏祉有來方顯食報孔厚矧茲令終
黃塘之麓言揭其官是曰歸所蘭被其叢永矚下土
聲施靡窮

敕贈閔孺人謝氏墓誌銘

瀛海郡故多著姓而著于任丘則稱閔謝云孺人者
都憲謝公之女後府都事閔君之配尚書翁之婦也
尚書與先尚寶同舉乙未第都事君謂不佞有世誼
又史職也屬之銘遂按狀論著孺人之懿嫩而銘焉
孺人姓謝氏生而端靜且女德尤聰慧通解都憲公
居常訓諸子輒談古昔賢淑孺人從旁聞之輒能舉
大義若有慕乎其中者都憲公叅藩督餉盡瘁濟艱
病歸舍孺人奉之如其兄兄勞苦孺人且休矣孺人
曰吾與兄體同心獨異耶至處昆仲姊妹間孺人行

齒最少和敬有禮闈以內無迂顏間語雍雍戢戢也
卽臧獲罔不人人得其懽都憲公愛重之曰吾女當
不婚凡子而尚書翁與都憲公相契善又雅聞謝氏
女不凡遂令都事君委禽焉孺人歸閔時尚書翁方
柄國事而都事君居家又鮮兄弟則獨任家政孺人
綜理于內縫紉績紡包臚醴酪若歲時享祀賓燕率
躬親操作絕無富貴態稍自暇逸都事君黽勉問學
夜讀書孺人則篝燈手女紅侑之故都事君以幹蠱
稱于家以篤義稱于里今又以膚敏博練稱于朝孺
人與有助焉尤委婉善承其君姑君姑者謂尚書母
顏太淑人也老矣性峻急鮮能當意者顧獨謂孺人
賢至于事都事君父母愈益謹管鑰井曰悉以屬孺
人孺人身勞之夙夜弗敢怠及從都事君于邸第遠
所親時時念弗置得殊羞異品弗敢嘗則必緘授歸
獻使使問興居者趾相錯于路旣都事君奉公役役
竣便道還孺人以得侍翁姑又得歸寧其父母爲喜
值母卞淑人微恙孺人奉之如其奉都憲公時蓋始
終篤于親以故處尊卑內外無不宜也居頃之偶患
脾病病且革神色不少亂長訣無一語及私第以翁
姑父母在未得終女道婦職特介介于衷耳是時會

新 天子御極當晉號 兩宮推恩百寮孺人聞
之則又以得被朝廷命爲喜逮制下而孺人逝矣且
都事君賢聲政績隆隆起榮褒方始而諸子又振振
嗣美世澤國恩正未艾也乃孺人亦竟不待嗚呼悲
哉孺人生嘉靖庚子年某月某日卒隆慶某年某月
某日子三長爲太學生銓銓之生也適當尚書翁奏
績錫蔭時人以爲孺人種德惜福之報云聘某氏次
聘某氏次某女三俱尚幼十年某月某日葬某地之
原語有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語紈綺子也以至責
閨闈者流豈不愈益鮮哉閔謝稱著姓乃孺人爲女
爲婦則耳目所覩習顧不謂貴盛歟至相夫以勤慎
聞事舅姑父母以孝謹聞儉素慈惠罔不克由禮籍
第令孺人生而爲丈夫又安肯憑依蹈藉其紈綺子
同也嗟嗟等死耳死有懿媿以垂則揚休焉死何較
脩短矣若孺人者是宜銘銘曰謝世望瀛閔爲國禎
孺人居之弗侈弗盈婉婉有儀令德淑聲職縫主饋
肅雍且貞履盛持約亦性所成惟士則難矧女之行
闡幽勒珉以永厥名

華母曹孺人墓誌銘

嘉靖甲午先大夫舉于鄉梁谿有所謂果菴華先生

者實同舉云而曹孺人者華先生之繼室華君懋德之母而今鄉進士國榮之王母也孺人歸華先生八年而居孀母華君三十六年而在殯在殯又十年而華君溘焉先朝露矣國榮將舉父之葬因奉父之遺命而襄其王母也持狀謁予而有請曰傷哉是吾先子賚志未終而先王母徼惠以不朽也先生其念先世通籍而賜一言之辱乎予聞其言既讀其狀肅然起又隱然戚于衷焉予家曾王母儲守節撫孤四十年歷艱苦萬狀格宜旌不旌予兄弟猶未能顯揚之是恫也若曹孺人者可使之泯泯無傳哉而以闡幽

垂信屬之予予又安忍辭按狀孺人姓曹氏世梁谿人生而懿淑娟秀父母特憐愛之偃蹇其偶而會華先生有錢孺人之戚遂委禽焉時孺人年十六耳錢孺人先有二子一女孺人至則已稱母擁愛之甚慈孺人尋亦舉一子財七齡而華先生捐館舍時孺人年則二十三耳遂屏去鉛縠垂幌闔戶旦夕撫其子懋德泣曰吾未及而之立也吾何辭以復先公地下也則又撫錢孺人子若女泣曰吾未及而之成也吾又何辭以復錢孺人地下也卽起而強顏于世如業芻落何伯子少未更事督過頗難乃告諸伯叔洎族

長者析箸三分之以其一屬之伯子又謂伯子長加予田廬一區命之曰惟是共春秋粢盛饗祀之需仲子贅于鄒以其一屬之仲子攝于鄒皆割其業之腴者而其瘠且下者可一分則以撫其子懋德及錢孺人所遺女笄笄相依後子前女無所貳別女甫笄則又慎爲擇配嬪于錢捐橐中裝爲具資送統綺帷帳噐什無不備更割其餘畝百有奇輔之不知其非自己出也卽女亦不自知其非孺人出也夫生不屬毛愛均離裡孺人所以撫其遺子女一體視之可謂起華先生而不云錢孺人矣梁谿故劇邑而邑之最劇

于筦稅其先世以上資充鄉賦長無虛歲孺人以一娶挈諸孤拮据操作不及中人產矣而鄉賦長如故乃捐貲屬伯叔任之而身爲叅伍鉤鉅出入不少差卽不足又捐膳畝佐之曰去老婦糊口之產猶足稱役使毋撓縣官爲也居無何屬有倭變邑議城城責城三雉已又議造戰艘責艘一舸孺人則復傾橐以給費居旁有瀦水澤爲叔所侵而筦稅與叔共役高下當眎產之進減懋德心不平則戒之曰而休矣毋徒捐好以厚怨也懋德晨上賦邑門暮返而從土木之役訟役蒞至應辦不皇蓋城完而家徒壁艘具而

室如洗矣比又遇旱歲大侵或併日食間爲荳麥飯
與子婦共率懋德履畝食力孺人手理絲枲身不離
機杼目察工作足履場圃蚤興晚寤身先諸臧獲勞
苦支持于粥糗顛躓中忍悶耐侮竭思盡瘁以經紀
其家五年而一役徭十年而一役稅公私俱困索息
日多卽橐無可傾業不足償矣幸其族有二君子效
麥舟之義折左券置二百金不責售者而他收責家
權子母而徵之庭戶多諄語孺人太息曰唉豎子而
不念先人所遺二兄旣不能守其腴以自給乃其瘠
且下者直置錐地耳而窮于訟窮于役復窮于逋寧

詎皆二君子也者急義扶困而收卹之乎吾不忍見
而圯墜先業也邑邑不自釋遂稱病乃逋日深徵日
苛而病亦日寢劇竟以是不起矣先十年曾預治棺
會其婿錢繼祖卒女請母之棺以爲歛孺人不忍拒
遂慨然有脫驟之義焉別購得木更治之值病大漸
棺成而目瞑是萬曆三年二月十二日也距其生正
德十年二月三十日享年六十子懋學娶鄒氏繼娶
方氏懋道贅鄒氏繼娶曹氏錢孺人出懋德娶鄒氏
孺人出女一適錢卽前所謂繼祖者亦錢孺人出懋
道之子曰國本娶陸氏懋德之子曰國榮娶鄒氏繼

娶陳氏曰國燿娶錢氏曰國煥娶胡氏曰國輝聘許氏繼聘夏氏懋學無嗣孺人命以國燿爲之後而國榮者萬曆丙子舉于鄉孫女六曾孫男一曾孫女二國榮以丙戌年十一月庚申日奉孺人葬秦塘涇之祖塋祔于華先生右禮也夫孺人委心重泉錮迹秘闔毋論靡他之誓皎如白日而藐然在室皦然在堂上急公徭下迫私負斬斬把持門戶四十年如一日茂蘭雖隕于多露勁草獲表于疾風可以爲難矣今令甲旌節之典恩意甚渥激勸攸關部使者條奏而達之于上儀曹覆請而頒之于下無虛牘矣然

亦眎其氣力足表見耳窮壤窶室豐蔀霽盆其茹荼攻苦竟此生沒沒而不得聞者指可一二屈哉卽華有曹母而予家有儲母均足恫也國榮行將以行能學術顯于時其微上寵靈爲大母光榮自有日則予所論著或可備觀風者之採擇焉是爲誌而系之以銘銘曰生也曷依夫先婦藏死也曷歸子後母亡纍然其多喪黯然其永傷是孰爲之襄曰孫謀允臧不朽維何眎此銘章不亡維何冀而裔昌

張母薛孺人墓誌銘

江之陰正嘉之紀有布衣儒人薛浮休者以文行名

沒則祭于社曰鄉先生浮休子甲明經舉進士給事
黃門省副憲臬司更以理學名人皆宗師之曰畏齋
先生薛之族始貴然不貴其官而貴其教之足以範
身而閑有家也卽先生之女之賢足徵已先生之女
爲今張孝廉修德之母母卒于萬曆十六年十二月
十八日葬有期矣孝廉走百里持狀介友人憚貢士
而謁予曰孤不孝父喪未幾而母復繼之痛哉捧檄
爲懽而以祿養也庶幾乎異日者今已矣然片語之
榮重于華衮曩嘗丐弇州王先生文爲父重今則願
丐先生文爲母重予聞而愧之辭不文不獲遂按狀
而志云當畏齋先生以諫官謫楚幕母邵孺人從之
生孺人于楚之邸少婉嫻有志操畏齋先生授以孝
經列女傳諸書輒能解其義爲擇婿得張君慶而歸
之張故貲雄于邑至張君之父司城公滕家益起孺
人之歸張君也年二十一矣司城公官京師而孺人
事封孺人姑顧唯唯恭謹初或疑其生于貴而倨也
至則相夫治于室靡不辦具大喜慰曰是賢婦習于
教者時張君受經外傳無內顧以有孺人得不廢業
及司城公歸老邁東夷之變張君奉父母于流離兵
燹中生養死葬以有孺人得不廢禮旣而業稍落公

私之迫旁午至張君左支右撐茹荼寢棘以持門戶
以有孺人得不廢家勤儉織膏率先其力指以供食
指無兼簋鮮衣而至于延師友訓子則漿酒脯修必
腆潔卽凶荒播徙以有孺人得不廢教己卯冢子修
德舉于鄉仲子某補博士弟子員而家以拮据稍稍
復孺人乃食素絕葷益以澹泊甘也修德子毓美亦
補博士弟子員孺人見其子孫成立旣解頤又悲張
君之不及見而攬淚語之曰念哉張之宗逝矣自秦
望徙流璜世世以善聞而祖仕不顯而父遭家累又
業不終所望以振微繼緒者在汝子孫耳念哉張君

以乙酉卒孺人邑邑鬱毀不自得至戊子亦卒年五
十有八疾旣革沐浴更衣正襟口不輟禪誦曰吾當
以今夕某時往輒問曰夜如何其坦乎儵然坐而瞑
嗚呼生死真境也烈丈夫于斯際猶難之而孺人能
爾則其得于漸摩習染者豈徒習中壘之傳詠謝女
之句已哉蚤慧夙悟殆闖性命之藩通幽明之故者
矣居恒以畏齋先生之教教其子曰矩矱爲檢廉靖
自持兒其無忘渭陽之遺風焉至其待侍媵之子撫
愛均一無幾微彼我間此尤足賢也子八長卽修德
雅秀而文次修吉修已修和修政俱孺人出次修身

修職修典俱旁出女四孫男七孫女五婚娶名族具
狀中以十七年某月某日啟張君之兆而窆焉在璜
塘新阡夫世風漓而女教漸湮也求其爲賢母賢婦
足爲閨闈楷範者卽縉紳家百不一二耳予不佞先
大夫嚴于訓子更嚴于擇婦諸子婦中其一爲洛社
張氏出于運使東洛公之裔東洛公以廉直著沒而
祭于社者也今孝廉流璜之宗實與洛社同譜而孺
人之賢復出于畏齋先生乃知女教亦繫世澤不獨
其性然也予故因志孺人而深有感焉銘曰生于漢
浦卒于江壘蛻形從所天兮玄室蔭栢彤管揚荃潛
德藉以傳兮八龍並奮千里高騫馳榮于此阡兮

陳母龔孺人墓誌銘

宜興有葉塘之陳武進有新塘之龔兩家皆稱鉅族
爲婚姻今鴻臚見山陳公堯卿之室龔孺人卒之又
三年卜期襄事以進士龔君狀來請銘孺人女爲予
長兒雍之妻而予丘嫂出于陳爲見山公之妹予妻
之母亦出于陳爲見山公之姑知孺人者莫如予也
何敢辭按狀孺人父爲進山翁領嘉靖壬午鄉薦母
爲吳孺人以嘉靖丙戌六月三日生孺人孺人生而
婉孌又家世業儒禮義之習得于濡染者素也其歸

陳年甫十七太舅仁山翁舅銅峯翁相繼均孺人佐見山公之喪必以誠信而事姑周孺人益謹恒悲念曰吾已不逮事吾舅矣敢有所不盡于吾姑者周孺人孀居十九年孺人佐見山公之養必以鮮腆及姑均而所以佐其喪者如其舅故閭里稱見山公孝者曰藉而婦也歲庚申見山公官鴻臚孺人從之邸里以勤勗相其夫周旋禮儀無曠闕故寮案稱見山公能者亦曰藉而婦也孺人內德甚具精刺烹饘饌之役拮据生產衡減獲而任之淑慎慈惠閭無違言庭無嗃嗃聲而男服農女服紅咸靜理也業亦以饒裕資日積矣躬自儉嗇攻苦食澹率先其力指以供其食指口厭藜藿身甘龕敝不敢以家贏而用稍汰也其劑量豐約外內上下踈戚貴賤具中窾得宜爲陳氏掌故者四十年乃其最大者見山公蚤歲艱于胤孺人則屢爲置宜子者于二室割牀第之愛俾得以時御之而貳室有子則撫育之如已子驟而入其室不知子之有母而孺人之無子也子稍長則爲之置室家籍田土以畀之喜謂見山公曰爾大宗有後吾心庶其慰乎而吾目亦可瞑矣歲乙酉歸眎其兄嫂而返重以留都庶子之殤積勞茹痛疾益劇竟以是

不起九月八日也距其生年已六十周矣卒之日矚其橐無尺寸絲帛錢刀之積以私其所生女也夫小星之恩無敢專夕其施者猶稱惠也而鳴鳩之均一于其子然子猶已出也今孺人惠徧于妾忘其施以安之而妾亦安于其惠恩加于子忘其不出于已以愛之而子亦相忘于其恩至始終不敢以佐夫起家有竒羨之入而眎嫡女庶子毫芒厚薄于其間也可不謂賢哉是足以銘而傳矣子男二長夢龍太學生徐出聘蘄州守漢哇路公女次夢禎顧出聘鄉進士敬塘許公女女六一適進士止菴唐公子德明一卽予子婦一適雲南憲副無錫崑源華公子道任皆孺人出一適大成尹溧陽豸泉狄公子期遠某出先孺人卒一字鴻臚序班鵠源吳公子振英顧出一字鴻臚署丞溧陽仰湖馬公子中化徐出葬以丁亥某月某日于某山之原銘曰婦德含章母襲外權柔巽靜專曰不敢先無子而子其以孺人之賢可傳而傳其以予太史氏之言

兒婦蔣氏墓誌銘

萬曆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予次兒亮婦蔣氏卒爲之下地卜日襄厥事得負郭西南隅稱吉壤得明年

正月初六日稱吉期將命亮舉其殯而藏焉而亮之悼亡傷離甚也乃次第其生平之狀請于予曰見不孝以婦故貽感大人婦不幸以天年故不獲終事大人而其疆爲善之心雖死未亡惟是墓中石大人倘賜之言以不朽乎予聞而益悲憐其意茹痛按狀最其凡以志之婦蔣姓常郡武進邑人爲予春坊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吳中行之婦爲予兒郡諸生亮之妻父曰按察副使毅齋公母曰憚宜人宜人所育女五而殤而夭獨婦在室愛之甚憲副公見予兒齟齬時謂此子也才而字之予兒十五歲謬以諸生高等應

試憲副公與宜人則喜相語曰吾弱息非凡女而今所托者亦庶乎非庸子哉婦十九歲歸予家予時以抗疏忤要臣受杖編戶而憲副公亦以予葭莩之故移憾調官歸兩家俱從宦乎而予故貧又多男先尚寶所遺敝屋薄田群子婦而聚廬託處人一椽耳擔石之予僅可給饘粥而婦生于殷盛予兒慮其驕又慮其汰而不任予家婦也婦乃不難挹損若素習于勤嗇者更唯唯共謹相其夫不敢有違言忤色事舅姑甚莊而有禮其姑毛孺人之待子嚴于父及待諸婦則慈于其母濡忍煦育若惟恐傷之者而婦于諸

婦中尤能順承曲得其權是以婦恒自喜語其夫曰
吾侍吾姑如吾慈母也予兒勉兢兢修飭婦則以儆
儆成之兒有過而予或譙訶則皇皇不自得兒有微
善而予或獎許則又忻忻然力從臾于其間是以予
兒恒自喜語其母曰吾得吾妻如吾益友也生朝節
辰間舉觴觴舅姑及其父母必精虔鮮腆而自奉則
甚非常禮佛茹蔬其夫與四三兄弟修業寄食于他
所則與媵婢共麤糲而餐日不二簋月不一肉數奩
衣襦之飾擇華珍者旋鬻之拮据經營什一之息以
佐其夫楮墨之費處內外上下踈戚尊卑劑量輕重

接以文聯以情斤斤如也而又怡如予 賜環起家

遠在邸里再閱歲癸未季兒玄當授之室甲申幼兒
京聘劉喪父母無所歸當迎之于家綜理區畫于上
予兄主之而閫以內一切饘饩槃饗之事婦任之敏
給詳慎靡不顧指辦者素有志操以干求爲耻每歸
寧絕口不言空乏頃謀置旁近第數楹知舅姑之橐
若洗也不敢使之聞其父母聞而助之半復別爲稱
貸而益之半在父母所曰吾舅姑佐之在舅姑所曰
吾父母周之其于舅姑不欲貽累又不欲貽羞而于
父母則旣歸德又分德于夫之家蓋周旋彌縫必人

人悅事事善乃已類如此至于易簣時則又舉其所助半貲與向所授田百畝令亟還父母家以全其夫之義也藉令婦而爲丈夫必不以困窮干人以貨財汚其身可不謂賢哉其成疾以不娠故恒自鬱邑弗能釋始而血上逆每一發嘔幾數升旣而骨蒸肉瘠今年病漸劇其父母憂之爲延醫灸艾而病愈益劇嗣而胗切之者曰尺脉洪他脉無恙當有娠而甚羸灸艾悞矣婦聞之且詫且恚曰吾有子死可也吾無子生亦何爲噫嘻此其終不可解于心者乎然不專意于已之娠而又屬意于貳已者之娠也擇聘良家子至脫簪珥不恡且親爲之膏髮理容卽有子若不必自已出者此其在夫婦少年相懽之日亦可謂難矣病且革第睨而謂其夫曰吾舅姑之所祈我生良苦矣不以婦視我而以女視我也言訖遂長逝婦生于嘉靖四十一年七月初十日歸予家八年卒距其生年二十六耳嗟乎痛哉已承祧而祈于胤之昌夫業儒而蘄于名之揚婦之所深願焉而今齋志以往矣夫百年同穴四時常饗人也奕世延祚五鼎馳榮天也人可能者盡之天不可必者俟之皆庶幾于異日者婦而有知目且未瞑乎予言至此泫乎淚潛然也

不忍文又不忍不文予銘之令予見書之而納諸壙
中銘曰女而順婦而賢嗇于後斬于年豈其未定之
天高而冢廡而原祐之篤胤之綿庶其可俟之天而
翁匪諛而媿可傳藉茲一言慰而九泉

賜餘堂集卷十三

孫不思校刊

賜餘堂集卷十四

晉陵吳中行子道著

祭文

祭余相國文

壬戌禮闈余兄校士得公試文汪洋橫恣禮樂廷敷
予兄供事幸公鼎甲光榮倍蓰希世至珍空群上駟
因之定交遂稱知己恩義之酬弗忘所自公既先達
予方弱齒降禮通家亦微明賜公佐成均予始登第
推分後生乃塵中秘引掖斯勤誨督彌至及予狂蒙
削籍還里越在草莽負疵俟死卵翼護調不言所以

項予賜環值公贊理薦拔殊殷燕閒每侍略分忘形
洞徹底裏自恃因緣正切依倚予安做乎公今已矣
惟公之身中外所毘惟公之名竹帛所紀贊公悼公
更僕未易予述予衷固不在此惟哭其私傷今追始
哀豈無從潛焉欲涕

祭劉太宰暨夫人文

惟翁之德滄溟喬嵩惟翁之位名卿鉅公媚茲天
子國有豐功寬然長者鄉有高風一詞莫贊更僕未
終而我深痛獨在私衷翁佐司農予方筮仕降禮忘
年烝烝桑梓處尊牧卑敦薄寬鄙足爲儀刑實勤仰

止汪度如春周行若砥吾儕所視惟翁所履翁之南
徙握樞秉銓因失柄指遂致煩言翁罷居里予譴歸
田豺狼當路龍蛇之年罪由鱗逆禍不踵旋世所共
惡翁乃獨憐自謂暮齡僅遺弱女離裡屬毛不絕如
縷子不棄予予亦習汝子女汝兒予將汝許百世之
盟訂于一語不勞媒妁不煩筐筥予挈予兒拜翁之
堂翁與夫人燕喜相將視我猶父呼伊曰孺可稱有
子詎云東床及予召起別翁倉皇一違顏色再易星
霜翁力未衰而神更王蒲輪且徵輿情繫望棊局詩
筒每誇豪壯胡然無恙溘焉長往真耶妄耶尚懷愴

見愈堂集 卷之二
况俄復傳言夫人屬纊驚魂甫定痛淚乃流知翁隱
抱傷于幽憂骨肉之累竭蹙爲謀手援何策心痲難
瘳顧瞻其後誰可箕裘電烟石火華屋荒丘兩櫬一
堂虛帷敗壁燈慘失光爐燼欲息孰主蒸嘗孰爲踊
躄嗟乎痛哉行道淒惻縋縋若予俯仰今昔回首幾
時轉瞬陳迹翁目瞑否我心盡未大塊有終此懷無
已婿視子均情緣義起一杯之土四時之祭凡可酬
恩弗忘沒世先酌一觴遠將千里

又祭劉太宰暨夫人文

嗚呼翁與夫人之均也日月不居垂及暮矣曩予守
官于邸嘗絮酒緘辭以志今昔之思頃予請休沐于
里見翁之女炯目豐頤宛然翁之遺體蓋不勝感動
而嗟咨今翁之嗣扞罔亡命去不知所之兩柩訖然
四壁頽兮青燈宵黯黃腸日灰音塵絕遠精爽疇依
朝晡孰主窀穸何時倘風燭之不戢雖悔曷追予有
葭莩之誼托在肺腑其責安能辭而况爲之女者惟
二人是懷若九原之鬼一日未歸則寢不寐食不飴
生本由胞痛且折腸更奚所待而委之誰情弗容已
禮固所宜予遂率予兒暨翁女黽勉以襄厥事蓋附
于身附于棺必誠必信在地下者惟餘力之不遺而

國恩家乘次第圖之凡在地上者可漸舉而有期道
傍甲乙不無差池苟可以盡吾心畢吾力質之仁人
君子而弗疑不爲名計不爲利來庶幾乎無所爲而
爲毫芒匪私寧詎女之爲其親者念茲釋茲而予之
所以報翁者亦在于斯矣至于翁之德人心所繫翁
之名史筆攸司翁之榮當代所希翁之哀薄海同悲
賜祭予奠厚卹隆施易名增秩寵錫制詞然則翁之
所亡者獨嗣耳而其所不朽者元祀豐碑愈久彌光
又何有乎涯涘惟予衷之哽咽豈無從而涕洟皇皇
丹旄蕭蕭素旂一往千載傷哉噫嘻椒漿再陳肝膽
爲披翁與夫人知乎不知

祭曹司空暨配吕夫人文

濬祥荆水殖秀銅峯敷歷有年夙夜在公海以內孰
不知公之勲庸折獄秉文宏施石畫九列八座崇功
丕績海以內孰不被公之德澤皜然準標卓乎耿介
言可爲律行足作楷海以內孰不瞻公之丰采未老
懸車東門祖帳稅駕巖阿棲心玄曠海以內孰不羨
公之高尚夫人媿德令子接武達尊有三嚮用惟五
海以內孰不艷公之祉祐白首齊眉康寧清劭愛日
正長婺星並耀海以內孰不祈公之壽考邦之蕃蔡

見餘堂集
鄉有老成山斗在瞻庶幾法程海以內孰不仰公之
儀刑門遺五柳庭植三槐祈連開兆宮保上台海以
內孰不謂公之生榮死哀惟公仙游值子錦旋偕老
同歸不後不先海以內又孰不謂公之子以孝感以
誠格而無憾于終天不佞與公之子同升倚玉久交
斷金公亦忘年降德接遇良殷附絲綠蘿遂締婚姻
永佩明德常奉清塵遽隔警咳遂成古今盈盈雙睫
耿耿寸心操觚傳公勒之貞珉執紼送公薦以清尊

祭沈墨山文

語有之知生者吊知死者哀予于公未面承而聞問
已稔不可謂之不知也予于公之伯子稱心交而顛
隳與偕不可謂之止于知也何以哀公哀而適以爲
榮何以吊伯子吊而兼以爲慰以身許國公所期也
伯子慷慨抗章綱常是植大義攸存微軀何惜此奉
公之教以爲忠也以官爲家公所鄙也伯子歷敷有
年貨利不殖里競千廂家徒四壁此奉公之教以爲
廉也國而忠家而廉公之所望其子者靡不得而不
足以爲榮乎不敢愛身臣之節也伯子萬死而生公
心則懌再起而廢公心愈適此以志養而不因百折
回也不皇將父臣之情也伯子屢辭仕籍承公顏色

因居子舍奉公牀簀此以體養而不願三公易也內而志外而物伯子之所效于親者靡不得而不足以爲慰乎至其先民矩矱大雅典刑鴻漸爲儀鳳覽足程公自不朽亦何藉于子乎而公之自爲榮者遠也若夫笑笑在疚因之避聲耽耽足畏或以銷萌伯子雖不幸亦暫免于世乎而予之私爲伯子慰者深也以榮爲哀以慰爲吊知死知生匪諛匪矯予之斯言何敢他告公于九泉亦足一笑伯子與予久要爲好戚休是關丘壑共保涕豈無從心惟可表寓此清觴陳于丹旒公神洋洋予懷悄悄尚期謁墓寧俟宿草

祭黃容齋文

人而入官者于權力熏炙之門不資進以爲利厚亦引退以爲名高而公則容與于其間嚼然其不辱身也仕而處鄉者于資世憑陵之時不居間以恣胸臆亦行污以競錐刀而公則恬泊于其間澹然其無染指也及夫世路清夷謂公之休問方借以爲重而公顧丘壑是安高尚不事未嘗抵政府之書茲所以卒老于行也至于家人生產意公之高蹈必視以爲輕而公顧勤儉爲謀伏臘自給未嘗闕游歲之資茲所以無求于外也乃若家庭之訓孫子之猷肅肅羽儀

温温璫玖動容中規軌物是履穆如修風冲若玄醴
貞匪絕俗隨不爲朋典刑伊邇縉紳所憑蓋皎節微
稱更僕未易數者亦旣聞達于家邦矧生平當紀懿
鑠宜揚屬鴻詞艷裁以垂不朽而信無疆不佞菲謏
無能爲公表章又以編戶齊民弗敢承表阡誌隧之
命卽交游吊唁且久廢于冠裳然而于公也此衷沉
鬱有懷惻愴不能不終吐其藏者不佞伏闕之震撼
公已易箚而劬勩盖嘗撫時感事義形于語心折而
傷豈亦拘方之曲見是爲慨世之剛腸真有槩于天
明地察民彛物則之良藉令公而廊廟亦安能員神
達節爲根柢之容舖糟啜醢而如狂然則不佞之蒙
瞽于雷霆而歷冰霜今已溝壑瘠耳猶滋詬譏無所
告語但交致貶謫我躬之恤而未遑質公于冥漠之
鄉也嗚呼生死大夢榮瘁靡常惟譽可永匪年之長
此心或喪雖存亦亡我懷悄悄公神洋洋

祭惲少南文

嘗聞感恩易知已難盖自昔所稱世道交喪伎倆相
形朋與輩埒伎嫉遂萌矧負才挾長更易憑陵公也
絕人之稟邁世之英爲先達先生而不佞以通家未
學與其進而趨承何足當公之盼睐而忘年折節諄

諄焉獎借其所未能不佞操觚學菀公則手其文曰
此子也才庶乎其有造也而終冀其一鳴不佞伏
闕被罪公則手其疏曰夫夫也愚嗟哉其無他也而
猶幸其再生不佞守官史局公則緘辭繫帛問訊頻
仍披衷示愍而屬望我也意念匪輕不佞移疾故園
公則下榻倒屣旦暮逢迎掀髯抵掌而誨迪我也肝
膽盡傾惟公之曠度虛懷片善在人不啻若已而禮
賢好士本出乎誠雖不佞樸蕞在下中惟恐名譽弗
彰故爲游揚其聲又惟恐步趨弗前若欲相協其行
公蓋以國士遇我而溝壑之瘠二毛漸見百事無成

奚以圖不朽而報公知己之情此懷欲結有淚如澗
若夫精神丰采歷履生平公所自爲誌多隱約其詞
僅以出處自明而鴻碩之紀載則于銘傳乎足徵茲
所告語者一念之私不容已惟公垂鑒于冥冥

祭李封翁文

維揚之墟元精屬斗慶澤攸鍾祥源孔茂有開必先
厥生匪偶惟翁之生爲天特厚厚之伊何誕毓師臣
掄魁端揆爲邦家禎斟酌元氣潤澤生民無虞四海
有懷二人寅亮旣成孝養斯篤鼎釜郅隆恩綸載渥
曩解䟽金里趨石轂顏映袍緋肌凌帶玉濬發由積

數沃乃豐滋仁嗜義樹植者崇式穀伊子食報及躬
與世更穉延祐靡窮遡德祝釐寰區手額達尊有三
聚順惟百人所難期翁其兼獲炳矣邦儀昭哉世則
高山巨藪弗田弗舟蒸爲雨雲功施九州卽躬弗致
而志則酬薄海下土舉藉翁休胡不百年綏茲遐祉
望繫朝紳計聞宸宸榮哀若翁古今能幾令終全歸
怛焉化已某等辱與令子後先巖廊久資德範爰想
義方因生知死宜弔且傷束芻絮酒菲陳遠將

祭張封相文

代作

古郢名區光嶽間氣發祥誕聖 肅皇聿起景躡雲

從必有名世惟翁之生實當其際生雖應運出則後
期鬱礪良久流行乃竒孕毓師相翊贊明熙 莊皇

憑几顧命受遺 天子睿冲恭已而聽師相忠純矢

心以應九列平衡四方底定孰非翁休普天胥慶聞

翁蚤歲擅菽雕龍被服儒術蜚聲學宮修儀玉立曠

度春融滋仁嗜義封植者崇高山大藪弗漁弗畋蒸

爲雨雲寰區殆徧匪施自躬卒酬所願綏祉凝禧受

天之眷殊恩異數晉錫日豐遡德祝釐薄海攸同蘭

桂滋茂鼎釜邳隆與世更穉食報匪窮疇稱嚮用雅

咏駢臻惟百聚順有三達尊翁身兼享人代希聞令

終全歸不亡者存我心孔疚豈爲翁悲師相在戚朝
野共摧身之去留國係安危師相有心 天子是葵
瀝血陳情誠貫金石慰勉更殷大義是責元臣托孤
左右馮翼 天子曰咨烏忍予釋移孝作忠惟翁雅
懷抑情爲國師相念哉圖其大者備極榮哀臣子之
式昭示無涯某非謏受知追隨在列感念獨深憂惶
更切九原可贖百身奚恤匪以吾私公家是急

祭張封相文

代作

惟天純祐爲國生賢生之豈偶有開必先扶輿靈秀
蘊崇孔厚鍾于翁身濬發厥後於赫師相社稷所毗
端揆握樞晉熙帝紀純忠旣孚凱澤則普蕩平之理
登諸三五薄海下土孰非翁休卽躬弗致而志則酬
深山大澤蛟龍出馬神功宋若德施沛然宗功懋賞
推厥所自璘玉龍章榮施渥賜寰區手額遡德祝釐
四方胥慶千齡爲祈滋至駢臻福祉忻鬯惟是蘭蓀
賓興臚唱嚮用有五順聚惟百人代希聞翁身兼獲
翁之承之履盛持盈歛華葆嗇日惟兢兢玉潤春溫
繩趨矩蹈身責丘園計關廊廟計音忽傳九重震惻
爰及百工憂惶而色師相匍匐痛折肺腸 溫綸宸
翰慰卹不遑 帝曰元輔顧命受遺倘汝舍予予將

疇依移孝教忠雅惟翁志英爽在天豈不念此相道
彌光翁靈則懌子臣之極永爲世式某等追隨師相
疏附巖廊久承德範因想義方私悼由衷公念在國
薦醴惟馨噉詞告幅

祭馬太公文

陟嶽知顛飲河遡源深山大澤龍蛇出焉於維我侯
萬民所怙爰有我翁衆父之父翁安侯養民安侯治
一日蒙休二天垂庇維侯下車邁歲之凶勤恤多方
切身若洞赤土蒼生枯魚涸鮒哀此子遺實侯之祚
維侯貞憲民風不變詰宥平寃鋤強佑善猾胥實寒

豪右踪藏不吐不如能柔能剛曰維我翁匪侯之力
家有嚴君義方是式維侯端軌化行菁莪士知嚮方
爭自濯磨乃以作人匪緣飾吏濂洛真儒侯承其秘
曰惟我翁式毅似之侯表多士是帥是師維侯率屬
乃僚濟濟不事微文聿崇大體四門穆穆賓至如歸
外儼秋陽中藹春暉曰惟我翁夙閑禮教侯正四方
是則是倣棠陰初布蒲輪未迎日月幾何霜露忽零
昊天不吊奪翁之迫殄于其家瘁于其國嗣侯者誰
極盛難繼寇借無能何思曷旣黔黎聚哭素旌邁奔
莫贖百身欲扣九閭先君登第南陽司訓從游大方

服聞休問病廢隱淪蒿萊踪跡陳說生平猶然記憶
褰帷問俗侯其咨詢夙昔之誼禮意良殷推翁烏屋
扶我雀羅傾盖若故鑿坏自䟽爲侯子民視翁父黨
諱音倏臨哲人安傲顧予私悃倍彼恒情今日之吊
不獨知生束帛遙將生芻敬薦意豈詞宣衷惟神鑒
鄉同年合祭吳座主文

闔閭之江厥水清駛浴日涵雲篤生夫子德粹璠璣
文鏗璫珥大廷首對巍科蔚峙名齊晁董職凌左倚
簪筆螭頭橫經豹尾位日以崇澤施伊始畏途多岐
高德受訾扣闥乞骸挂冠若履碧湖攬秀丹崖濯滓
蒼生繫思謝傳未起獨寤弗諉幾盈二紀月旦風聲
商山角里典刑忽謝斗山遂圯辛酉之秋南畿造士
衡鑑高懸精勤自矢五色不眩千林皆喜旣收魁竒
母遺葑菲上臣元僚今方濟濟門牆所植社稷是毗
某等樸藪亦名桃李矧厠葭莩更接桑梓計聞最恫
有淚如水恩重南豐感同無已於粲荔焦式陳總凡
靈爽在天庶其鑒此

內閣祭成國公文

天惟純佑國有元勳功宗世胙累代今聞葉傳四五
惟公篤祐嗣服孔昭象賢接武顯庸四紀翊贊三

朝具瞻中夏樹表群寮謙光几几冲度恂恂金相玉
質海納春温華寵游崇忠貞愈矢夙夜在公惟天
子使南巡扈蹕西内直廬史垣監纂督府秉樞郊廟
時承聿虔將事弼亮有年勤勞獨至居盈克畏兢惕
自持惇倫慎履抑抑委蛇疇稱攸好雅咏駢臻若公
德福世亦罕倫茲邁昌辰方資耆輔胡不少延倏焉
承訖小心丕績素簡宸衷褒贈特厚昭示無窮老成
云亡儀刑日遠薦醴陳詞寫我哀惋

同郡奠成國公文

天惟佑命國有元勳宗功貽澤永世今聞傳葉四五

惟公篤祐光裕獨隆象賢接武顯庸四紀翊贊三

朝毓祥旣厚嗣服孔昭守典承休正色率下樹表群

寮具瞻中夏謙光几几冲度恂恂崧高玉立海納春

温華寵愈崇忠貞益矢夙夜不遑惟天子使南巡

扈蹕西内直廬眷倚特至勤勞罔渝監修史垣秉樞

督府允武允文惟申惟甫時承郊廟將事聿虔垂紳

端笏弼亮有年履盛持盈惇倫好禮貴且自抑祿不

期侈恭儉惟德爲百辟先臣極旣立天顯克全由親

逮踈扶窮卹困恩聯愛浹施予不靳疇稱攸好詩詠

駢臻惟公德福世所罕倫茲值昌期稽謀碩輔老成

儀刑方資疏附未幾遘疾山斗遂亡訃告忽承朝野
靈傷 天子曰吁失我元老異錫殊褒用寄憫悼享
愉綏祉生榮死哀簪纓紹美蘭玉多材作式無疆垂
休不朽目瞑神安夫復奚疚公產南服桑梓繫思而
於常郡情尤倍之徼惠有緣締好更篤凡屬葭莩夙
承優渥矧某等同朝厠籍出入從公雅沐厚誼共感
私衷瞻仰靡由歛歔獨切菲奠斯陳衆心欲結

中表奠成國公文

於休哉翁也席累世之元勳爲 三朝之碩輔歷四
紀之殊榮繫群寮之快覩其事上也夙夜匪解丹衷
矢翼翼之盟其接下也吐握不遑赤烏效几几之誠
其飭躬也恭儉惟德可以爲守典之儀刑其惇倫也
孝友彌篤可以爲永世之法程蓋立朝則終始罔渝
盡臣道之極承家則光裕邳隆作侯度之式簡注在
帝衷德澤在人心勲名在世乘懿鑠在國史固未易
以言亦無俟于某等之言者第某等于公之逝也哀
悼獨切而歛歔涕泗之不能已者則有私情深痛者
在焉惟翁毓秀南服特重桑梓之思惟某等徼惠有
緣尤荷葭莩之誼愛浹仁聯恩周義至以疵賤來者
每獲藉其維持以窮困歸者更弗靳夫贈賜凡我同

具食堂集
儕中表之戚孰不沐深仁而蒙宏庇夫翁之施德也
如冥鴻舒翼盡所覆而並育某等之被澤也如羶鼠
飲河隨其量而各足共戴恩私敢忘優渥今二天之
疇依卽百身而莫贖薦醴惟馨崇肴載馥衆心冲冲
公靈穆穆

祭歸憲副乃翁文

代作

惟靈含懿養潛握瑾抱璞吳門隱君胥臺右族令德
金相芳聞蘭郁厚積厥藏薄施所蓄少歷艱辛茹苦
食貧遠賈徐邳後已先人慷慨仗義齷齪匪倫周旋
蹈矩言貌惟恂公役勞勤馳罔替天顯人彛克敦孝

悌卹窮好施持券讓地休貽後昆業承永世惟天遂
良陰隲之常德足昭受家日熾昌厥有令子鍾靈毓
祥慶由善積淑以義方瞻彼天衢鸞翔鳳翥試政報
成躋華諫署中外歷敷勲名久著服膺教言夙有令
譽鄉評謂公賢躅高風推德尚齒飲于學宮茂祉駢
錫渥典榮封熙朝逸老福履方崇昨者令子適還桑
梓萊服潘輿晨昏杖几公戒治行亟趨帝里爾職惟
供我心則喜順志承顏孝孰所先含情就道束裝北
轅僅踰數月哀計驚傳號奔躡踊摧心裂肝雖然躬
備純休年躋遐壽流譽無垠垂芳不朽生榮沒寧良

亦非偶魂安神怡夫復何疚某等辱交令子夙慕清芬素心未展年誼實殷公靈未泯丹丘白雲遠陳會奠酌以斯文

同年合祭潘年兄文

嗚呼自昔有言天惟難謀人不可測或有厚其賦而收之速豐其才而與之嗇者此李賀弗延冉牛斯疾乃理數之至奇爲古今之所共惜惟靈雲間毓秀海濱發祥材掄梗梓器重琳琅東吳邁迹南宮振芳固已身際其遇况復時值其昌正擬大顯所積盡發厥藏將以翺翔霄漢黼黻廟堂忽爾承訃溘然早亡官

未沾一命之寄壽不逾三旬之長夫既厚之卽收之豐之復嗇之又孰從而詰之彼蒼豈珍調失節葆攝違方或至此耶抑窮通有數脩短無常而竟止是也雖然照乘之珠用晦夫光斷犀之劍弗耀其鋒蓋造物者固宜靳且奪之矣生之如寄化也若忘不虧形色奚問彭殤達人蚤辨順命何傷某等竊幸登龍實叨附驥誼關戚休情均兄弟昨者楚之謝先萎燕之郗繼逝已爲同榜之悲而今也復因君以悼悻緘詞寄哀臨風隕涕

同館祭趙滇南乃兄文

嗟乎鳳翔千仞蛟蟠四澤世之人莫不翹首而挹其
輝跂足而俟其液顧一日戢鱗殺翮與常羽凡介同
者此其故孰從而詰之也耶於惟趙公名列一第身
旣遇矣秩在五品位且崇矣政司一方責亦鉅矣凡
挹公之輝俟公之液者咸望其竟出厥施盡發所積
何乃牛刀初試鷺車載揚中罹蹇鈍卒復徊翔劍芒
僅露寶耀終藏景悲逝水木隕繁霜天乎叵測命也
何常語有之劍之匣也化不踰年寶之櫝也求不越
宿令公負器蓄才握瑾抱璞斯與剗犀之劍照乘之
寶無異焉則造物者亦且忌之矣其鳳輝蛟液卒泯

泯泯沒而不得振翰層霄爲霖九陌也奚惑哉某等
與次公滇南君同舉春官復同入秘館追隨朝夕有
兄弟誼焉則于公亦伯仲流也方擬諏辰納贄登公
之堂以明通家之分且冀公與滇南君聯珂並簡承
皇之寵以爲華國之珍而今慶甫在室吊且及門豈
盛美難并滿盈當損遂使善人之弗穀胡爲乎我公
之不辰雖然後有子以顯世今有弟以承親雖云賚
志之爲憾亦可瞑目而常忻某等未遑荆識忽承薤
聞怛焉舛望盡矣愴神崇肴以俎載酒于尊格公靈
爽鑒我芬馥

祭李少卿恭人文

嗚呼疇不爲婦惟恭人之爲少卿婦也視少卿之賢
而知其賢疇不爲友惟予二三子之與少卿友也視
少卿之戚而與有戚是故于恭人之喪也旣與夫惜
逝者之悲又不容不致夫知生者之吊也吊而爲之
詞曰夙昔狐鼠依憑城社內柄彌光外廷所藉少卿
豸繡起而彈射履尾嬰鱗此生須舍事所當爲人豈
無志牽于內顧因之中止不有恭人孰成夫子惟璧
儷球如蘭婉芷至其賓祭無愆敬順是將乃燔乃炙
于筮于筐惠爾室家宜于姑嫜闈儀弗忒婦道之常
頃者 帝鑒忠直崇躋殊錫榮境方長安途足適慶
吊相隨遘艱孔棘殲此賢淑形離世隔鷄鳴失儼麟
趾乏祥所不亡者蘭馨壁光少卿所戚吾曹共傷申
以菲奠侑以斯章

祭王太初母文

於鑠王氏代有聞人箕裘克世今有黃門黃門之母
深山大澤龍蛇出焉其文有赫母儀是則子道用章
三遷式穀千仞甫翔績奏神明聲馳垣闈嫜節修能
矯矯自拔大道日喪末俗風靡如脂如韋善宦乃宜
而獨黃門橫流矻矻惟直惟忠無以有已泉源木本

實惟孟陶母安于室子效于朝躬御板輿正伸榮養
順聚懽承志愉神王將持使節因奉書游胡然邁厲
倏爾彌留子肯慈闈翁失良偶天乎不仁疚心疾首
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黃門跣奔善儔體解我等之痛
爲公匪私情緣義起合奠陳詞

祭毛岳母文

母之懿行內外稱良所當闡揚者中行勉圖之不敢
讓也母之厚恩江河並長所當銘鏤者中行永存之
不敢忘也中年疾疢晚歲康強大耋旣壽令終亦減
孝養極備蘭桂衆芳凡所以奉耳目愉志意者惠迪

全昌子之心可無憾于桑榆之愛而母之目亦且瞑
于冥漠之鄉矣第中行罪臣編戶幾爲魚肉者亦閱
寒暑而母則休戚相關竊爲惶慮今已蒙 恩賜環
就榻握手而母則精力方贖不可告語行李紛紜又
不獲淹留信宿俟母之間而爲訣也丙夜解維辛舍
痛茹前驅祖道聞母稍安回首慈幃我心暫寬別來
旅次計至江干逢迎旁午肺腸若剗兒女之前且未
敢言有淚承睫無路憑棺嗚呼傷哉

又祭毛岳母文

母之聖善旣銘幽宮母之恩誼永佩深衷母之福祉

大耋令終母之胤祚蘭芬桂叢聿隆孝養亦貽朗融
獨予之心私有所憾方予遠行值母大漸長別臨岐
何勝繾綣僅踰旬日計至淮甸恨不須臾視母含歛
予妻念親百爾悽怨音容一隔再歷周星吊唁都遺
回首馳情忽傳窀穸擇吉春明服官在列執紼無能
予妻聞之涕泗交零喪不憑棺葬不臨穴生女奚庸
銜此永恤心所弗寧禮亦終缺遠托椒漿聊伸煩鬱
瞻掃封塋以俟異日

祭公孺人文

惟靈婺曜儲精坤元毓厚於穆孺人生良不偶展矣
碩女蔚哉世胄令尹之配太史之母臬憲名卿實繼
其舅閨儀有翼婦職恪共蘋蘩聿屬克孝克恭爰相
厥夫宦轍于從內政罔怠樹績花封貽穀其子有孟
陶風義方慈育振彩登庸奮跡詞垣蛟騰夔起燁燁
聲華輝燭閭里子芬旣揚母心則喜茲被覃恩褒惟
賢妣錫以新章降之繁祉繁祉方至胡邁閔艱舅失
介婦孰爾承顏夫喪賢配筑筑在鰥太史驚訃涕泗
潺湲方將毛檄未遂萊斑豈圖衰絰匍匐以還嗚呼
生死其常脩短亦數矧躋中壽茂膺嘉祐食報未涯
垂休正裕天于孺人可謂無負某等先世同升夙稱

仲昆後嗣通籍幸惟衆繁年誼世德矢交弗諼合情
共愴千里九原東帛陳俎侑以斯言

祭蕭母文

於惟蕭氏里稱華閔始嬪于蕭元配曰畢畢旣中摧
母乃作匹婦儀克慎閭職載司令德繼美蘋藻蕭持
靜莊婉淑家室允宜爰撫遺胤視若已出矢力扶將
咸冀成立屬離匪殊恩聯愛浹偉哉冢嗣懋植好修
天衢振翼地曹佐壽亦有叔季燦燦琳球翁得賢助
賴以頤老子藉慈闈因之鞠保母于蕭氏功勤不小
方崇祿養宜永壽康脩傳計訊冢嗣盡傷生不由胞

痛則折腸嗟昔履霜千載所嗤今母徽音誠可懷思
由今較昔孰爲得之垂聞作式不亡者存矧躋中壽
永貽後昆聲流百世神安九原某等與冢嗣偕薦鄉
書茲聯邸里共惋于衷實緣厥子合奠申詞靈其歆
只

祭潘母文

於赫潘氏著姓雲間奕奕名宗上卿碩輔朝野具瞻
實惟司空揚休嗣武顯融用童矯哉次公次公作儷
曰顧夫人胄閭並崇蘋蘩旣屬閨儀有翼婦職克共
公久在事賢勞皇家績勩日豐旬宣保釐經國餽餉

社稷之功毋煩內顧藉茲賢妣主饋閭中舅姑宜之
承驪聚順是稱孝恭貽穀伊子義方慈誨有孟陶風
綜內馭下修能姱節作則自躬大家懿矩士女之行
肅肅雍雍世德邛茂 帝制渥錫譽命褒封公晉藩
伯驅車入蜀夫人于從使節載旋魚軒在道奄然令
終悼離悲淑長途返襯有懷煢煢匹翼乖翔連理摧
枝云胡弗恫徽聲賢胤生榮沒哀遺芬靡窮深山大
澤龍蛇所出食報正隆雖亡若存脩短有數亦惟其
逢不佞同里後生斗山儀刑嚮往于衷公之上世系
本毘陵中徙吳淞因念桑梓乃締葭葦愧蘿附松束

高臥俎侑之以詞寫此私衷匪物之侈而意則敦惟
幽可通

祭朱盤石文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言未信自古迄今嗟嗟盤石
如玉如金飭躬翼翼雅度恂恂語必無妄足若有循
其貧守寂蓬戶席門多能游莠操觚運斤交游若予
久要是敦昔歲丁丑長星示禔際予狂謬抗章扣闥
顛沛之中形影無親編戶居里朝夕相尋惟予寡合
素無雜賓花前月下惟予與君頃以移疾乞得閒身
君不鄙夷過從更頻下榻環堵酒闌夜分回祿作厲

君乃邁氛投閣之災傷乎子雲作善逢殃問之鬼神
鬼神茫昧禍福無因嗟嗟盤石生何不辰幻軀寓形
草露隙塵蜉蝣旦暮八千秋春總之有盡歸于無垠
九泉一咲君且忻忻陳詞寫痛聞乎不聞

祭武安王文

丁丑之冬是月是日長星示禔大倫倏滅人心若狂
士氣盡鬱憤世激衷抗章伏闕洵驚雷霆已甘鈇鉞
仰藉神靈俯垂陰騭惟籤惟夢告之昭悉在上在旁
相之協吉再造之生九死而出蘊此精誠終身對越
居諸若流馨香永設

祭家廟文

辛卯

我吳積善傳聞舊矣祐篤于前至二親而逾懋慶垂
于後逮六世而寔昌第十名宗因可行子也第三名
亮第五十五名玄中行子也第八十二名宗奎尚行
子也翩翩而起是同祖之孫滾滾而來非異源之派
蒙庥甚盛懷懼滋深謹以鄉書奉聞家廟因陳薄奠
用表微衷

祭西湖南山文

癸巳

相彼一壑管將廿年蚤從編戶旣請歸田 國恩未
報世念猶牽歲且儉入囊如罄懸因之荏苒久爾稽

延時事漸非宦途更艱簪纓畏境泉石良緣遂銷百
慮乃構數椽蕪葭蒼蒼楊柳芊芊春疇平野秋水瀾
天鳧鷖自適魚鰕足鮮遡迴從之樂泌悠然市交旣
息家累宜捐知足不辱未老亦傳菟裘之計耕釣終
焉明靈垂貺陰相其旋萑苻不警松菊長妍環流萍
秀磐石永堅爰諏吉日聊陳菲筵徼爾巨庇寫我微
虔惟諸神共鑒之

哭冢兒文

嗟乎痛哉予冢兒雍以萬曆十九年二月十八日遭
厲嘔血奄然逝也越二十四日蓋辛卯年辛卯月辛

卯日旣一七矣館舍倏捐音容伊邇猶庶幾旦暮遇
之兒果舍我而長往乎我則安能舍兒以爲生乎兒
之負竒養銳而何發之遲乎兒之稟慧存良而何奪
之蚤乎豈兒之遭蹇逢竒而適之窮乎豈我之積愆
叢孽而故罰之酷乎我之所以望兒者佚我老奉我
終而顧使我送爾之亡乎兒之所以慰我者揚而名
顯而親而顧使爾賚志以沒乎兒之抱疴已在膏肓
而猶諱豈以貽我惟疾之憂乎親之視子不及鑿藥
而彌留寧不重我若是憇之憾乎嗟乎痛哉二人在
堂髮且種種兒無明發之懷乎諸弟聯席誼且怡怡

見無樂聚之思乎今父母兄弟戒庖治俎憑棺臨几而哭之兒有知乎無知乎侑兒以酒而欲哀兒以文也一舉念則五內如崩一舉筆則兩淚若傾言詞咽哽意緒縱橫千傷萬悼腸折魂驚旣不能紆我之結約又不能述爾之生平嗟乎痛哉我鬢已星我眼猶青屢辭仕籍善忤物情其無庸此身乎尚有禪于世乎可以死乎未可以死乎如可以死也何不死我而喪兒之生如未可以死也何必死兒而傷我之生今而後我雖欲保我之生而兢兢兒雖欲護而父母之生于冥冥而割心摧肝鑠髓銷精俯仰古今骨肉幽明豈再造之軀所能勝豈始衰之境所宜經嗟乎痛哉兒也室無選行里鮮惡聲然諾頗重施予亦輕坦衷豁度寡營絕爭澹泊能甘矩矱是程年逾顏氏嗣衍徐卿歸全終令存順沒寧總之同盡奚以修齡聊寫我恫用酌爾靈嗟乎痛哉有肴斯潔有醴斯馨一滴九泉兒猶能引滿舉盈此觥乎否耶

哭冢兒冢婦文

嗟乎吾兒雍捐館舍已兩歲又兩月矣爾之婦陳氏凄然稱未亡人而復奄然逝也茲將舉兩棺而瘞之爾父率爾諸弟聊舉一觴以酌之爾靈耿耿我心沖

冲嗟乎吾兒雍爾旣舍我而去而婦又卽爾之從爾
敦倫務義直腸坦衷而婦亦小心慎行拮据敬恭何
天之福善佑良而乃于爾夫婦獨降之凶豈我之積
孽餘殃故俾爾夫婦並邁其窮不絕如綫兩孤筮筮
長者稍魯穉者尚蒙詎能繼志祇可衍宗恤爾之後
是在爾諸弟之躬爾父年已始衰志亦遂慵二毛霜
點一目霧濛蓋以箒楚譏讒之軀爲怨藪尤叢人匪
金石堪此銷鎔自省無疚何病不容將結數椽于十
里蕪葭間終焉逍遙乎釣侶耕傭雖耄耄以爲期亦
日月之易終百歲誰爲脩短一丘竟共蒿蓬嗟乎吾
兒死其無知耶我言亦贅爾聽則矇其有知耶千秋
同盡萬境皆空矧吾兒曠懷朗識何所憾于冥冥之
中嗟乎吾兒雍爾夫婦旣遂同穴之願而爾父母弟
妹則爲隔世之踪我當戒乎致毀自弗覺其過恫天
時地理易泥難逢石塔之岡銅山爲龍暫爲攢厝未
敢樹封所可取者楸原伊邇麥飯可供伏臘瞻掃惟
爾諸弟與爾子不必馬足鷁首而後通擬勒片石遂
納幽宮筆甫在手刃已在胸九迴欲折五內若懵庶
乎異時以俟定痛嗟乎吾兒雍也丹旌雙引黃泉九
重招爾英魂鑒我哀悰

哭次婦文

萬曆十五年九月五日予之次兒婦蔣氏之亡一七
矣予與汝之姑治牲醴而臨几筵而哭之而詞以哀
之嗟乎痛哉予何忍見吾媳婦死也予又何忍見吾
賢媳婦死也汝之貌厚而宜福者而顧薄耶汝之德
賢而宜壽者而顧夭耶汝之心仁而宜嗣者而顧無
胤耶生十九年而宜家嫁八年而捐館傷彼淑媛罹
此不辰造物報施孰云可信豈世所稱善惡災祥適
然來偶然值而無足憑藉者耶爲女而所習者貴富
及爲婦而所服者則窮約至解其身所御衣珥旋鬻
之以助其夫之貧也嗟乎痛哉其生而所謀者勤嗇
及其沒而所語者則慨慷至舉其家所貽田室盡歸
之以成其夫之行也嗟乎痛哉恭謹以奉舅姑周旋
以承父母婉巽以諧娣姒靜理以御臧獲寧或稱賢
亦可謂才矣嗟嗟汝舅姑雖從宦乎而橐故洗也不
能早爲汝鑿禱而祈汝之命是舅姑之負汝也汝夫
雖業儒乎而名未成也不能早使汝冠帔而慰汝之
志是夫之負汝也嗟嗟舅姑之慟汝何能忘夫之爲
汝何忍薄四時之祭必不令汝餒百年之穴必不令
汝獨此生者所能盡心或死者所可瞑目者耶嗟乎

痛哉

哭又次婦文

萬曆十六年十月三日癸未又次兒奕之婦以病卒
越九日巳丑旣一七矣舅姑爲設菜菓肴醴命女文
拜其靈而哭之而爲文以告語之曰去年此日旣喪
兒亮之婦豈意今年此日復喪兒奕之婦耶予與汝
之姑艾矣而稱始衰中年感慨莫甚于悼逝傷離安
能一歲而兩哭婦耶兩婦皆賢而汝之賢柔靜而專
諸兒皆貧而汝夫之貧巽懦而孱室如懸磬突冷吹
烟力難獨助心則加憐童身飾首不羨華鮮茹辛食

淡僅給粥饘儒女儒婦澹泊所便若將終身迄無間
言汝姑甚慈汝事亦虔容與周旋未聞一愆汝質頗
弱夫力亦綿拮据毘勉已及八年痰眩久嬰疾咳相
纏日輕月重東徙西遷膏肓漸痼鑿藥罔痊生胡不
辰命卒弗延百年同盡一念無牽死生日晝存順歸
全返真委化逍遙似僊知汝雙目甘瞑重玄姑之悲
汝蚤歲遽捐夫之傷汝借老靡緣物理叵測古已樊
然世風愈降今益紛焉艾蕭登席蘭芷墮淵禍福繆
盪或相萬千惟汝善良而邁迤遭旣不由人孰從問
天我腸欲裂有淚如泉靈爽未遠憑茲几筵嗟乎痛

哉

祭潘氏仲女文

萬曆八年蜡月上旬潘氏仲女之殯自松江葬荆水之上女爲吳氏之聘婦也吳氏子玄受其父之命以徃奠之酒而侑之以言曰女之懿淑不出閫中我不能言言之靡從女之閔閱華膺之宗我不必言言之無庸第追往事有槩于衷癸酉紀年侍從在公惟女王父聞望正隆同里後生定交傾蓋兩姓之懽一語爲介倉卒問名幣將弗逮鑒我悃悫儀文之外旣歲丁丑長星示禔王父遭構暫解簪纓扣闥扞罔我罪則深歸田殘息豐草長林矧以由苦煢然在疚女祖女父不我瑕詬命駕窮邨吐肝握手幸其生全憫其狂謬新稠彌薦夙好不渝念此葭葦相彼田廬青山藏骨綠野卜居荆溪之壤視若故墟豈其無因薦蘿依附顧我寡修靡緣徼祚方圖慶延忽承傷訃盛雅勤渠初心遂負蘋蘩未托伉儷已諧遣兒臨穴我心實哀遠從王母永瘞泉臺一觴以酌百擣于懷嗟夫痛哉

賜餘堂集卷十四

終

孫未思校刊





